

傳統舞蹈與管弦樂碰撞

《弦舞傾情》

《弦舞傾情》是由香港舞蹈團與傳承愛樂樂團合作，由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編導，著名作曲家伍卓賢譜曲，傳承愛樂藝術總監兼指揮范丁指揮的舞蹈音樂節目。透過舞蹈、現場音樂和光影、視像等方式，重新演繹香港舞蹈團的經典舞段。這一次，管弦樂團走上台前，與舞者共同承載觀眾的目光，讓傳統舞蹈與音樂呈現一場極具存在感的演出。

大公報記者 顏琨

舞蹈團與傳承愛樂首次合作

與其說《弦舞傾情》是一場舞劇匯演，不如說是兼具舞劇、音樂會的劇場體驗。回憶香港舞蹈團與傳承愛樂的首次合作，楊雲濤覺得，「舞蹈的靈魂是音樂。舞團有一些比較成熟的舞劇作品，而傳承愛樂也是很希望可以做一些破格的合作，所以我們就提出希望可以將舞劇作品的音樂改編成現場的交響樂作品，看看舞劇和管弦樂能否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

因此，在與作曲家伍卓賢的溝通中，楊雲濤覺得要在舞劇音樂的編排和呈現方式上有所突破。例如《倩女·幽魂》的音樂用了很多傳統樂器的聲音呈現，但這一次，為了發揮出管弦樂團的作用，在作曲時並沒有去加入傳統民樂，反而是交給樂團去呈現。

這亦是傳承愛樂樂團第一次演繹舞劇作品。范丁認為香港舞蹈團是一個很特別的舞團，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舞蹈團在舞蹈種類上的包羅萬象。「這個空間中可以做很傳統的東西，也可以呈現得很現代。這一次的音樂會表演像《倩女·幽魂》這樣的傳統民間故事，但在其中又會展現很多現代精神和感情的表達，這讓觀眾很有共鳴。」

在范丁看來，這一次的音樂



▲《倩女·幽魂》舊劇照。

很特別。「這一次的音樂有很多不同的聲部。其中，還會展現長達20分鐘的現代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的作品《VIOLIN CONCERTO NO.2》。」對他而言，現場演出最大的挑戰就是音樂節奏很慢，音調很高。「樂手的演奏難度比較高，還有很長的SOLO片段，希望觀眾可以在音樂、舞蹈、燈光等多種組合中感受藝術家的創作心思。」

經典舞劇全新表達

將經典舞劇作品融進管弦樂之中，《弦舞傾情》不僅給觀眾帶來了全新的音樂體驗，更是舞劇作品的全新表達。楊雲濤坦言，舞蹈最怕重複，他希望能夠給觀眾展現一個作品的成長。

「《花木蘭》距離首演已經10年了，至少有三代舞者演繹過花木蘭。對於舞者來說，當影像中出現10年前的自己時會是怎樣的心情，應該怎樣進入角色，再走出角色。我覺得好的作品可以有很大的空間去表達。」

而這也給舞者帶來新的切入點去尋找存在感。楊雲濤表示，「《花木蘭》裏最資深的舞者可以感受到這個角色的傳承，每一個舞者都是這個角色的一部分，可以在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而這一次演繹《白蛇》的舞蹈演員屬於原班人馬，她們有機會再次跳回6年前的作品，有一種『故地重遊』的感覺。」

楊雲濤談到，現場音樂承載着一定的作用，它可以提醒觀眾身處在當下的時空，營造出當代人與角色之間的對話。這讓楊雲濤可以重新去解構傳統故事，賦予新的表達。「《花木蘭》在講角色的傳承；《風雲》在講影像和現場的呼應，用投影再現水中經典場面；《倩女·幽魂》講的是角色的進出關係，帶有一點穿越感。」

圖片：香港舞蹈團提供

▼傳承愛樂樂團。



展訊

舞蹈×管弦樂 《弦舞傾情》

日期：4月21日-4月23日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 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

費用：\$380/\$280/\$140

◀香港舞蹈團與傳承愛樂合作舞蹈音樂節目《弦舞傾情》。



▲《花木蘭》舊劇照。

打破傳統觀演界限

別出心裁

《弦舞傾情》的演出在香港演藝學院內的香港賽馬會演藝劇院，三面座位、中間為舞台的設計會帶給觀眾別樣的舞劇體驗。這一次，樂團的表演位置在舞台之上，觀眾既能夠看到管弦樂團在眼前表演，又能看到舞蹈演員穿插在其中，再加上燈光和影片的呈現，可以打破傳統舞台空間以及觀眾之間的界限。

楊雲濤坦言，別出心裁的舞台設計給整個表演帶來很大的挑戰。「觀眾會很好奇，為什麼在表演過程中，會有舞蹈演員從身邊經過。如果把舞蹈歸為一種肢體動作的表演，那麼指揮也是最好的表演者。透過指揮去看每一個樂手專注於表演的動作和呼吸，亦是很好的形體表演。」

採訪當天，亦是樂團與舞者們的首次完整版本的排練。楊雲濤、范丁都非常興奮，對於正式的演出更是抱着極大的期待。這一次的編排需要舞者和樂隊成員身處同一表演空間，雙方需要適應對方的存在。范丁坦言，這對於樂團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我們需要對節奏的把握更加準確，因為過快或過慢都會影響舞者的表演。」在楊雲濤看來，排練過程中，舞者可以觀察樂團成員的準備過程，這是一個很好的體驗。「現場音樂永遠是『活』的，舞者要跟着樂手的呼吸而動，而不是死記音樂的節拍。對於觀眾而言，這就帶來了一場很真實、很有存在感的演出。」

◀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楊雲濤（左）與傳承愛樂藝術總監范丁合影。大公報記者顏琨攝

「揚州八怪」領異標新開先河

清中期，畫壇崇尚摹古，疏於寫生，脫離生活；書壇則館閣體盛行，腴潤妍麗，千人一面。當傳統書畫藝術走到了十字路口，以鄭燮、金農為代表的「揚州八怪」應運而生。他們表面個性迂怪、不合時宜，實則清高孤傲，不與世俗同流合污。「揚州八怪」領異標新、自立門戶，是在繼承文人書畫傳統基礎上的突破，為後世藝術創新聞開了先河。

大公報記者 宋偉

高翔《彈指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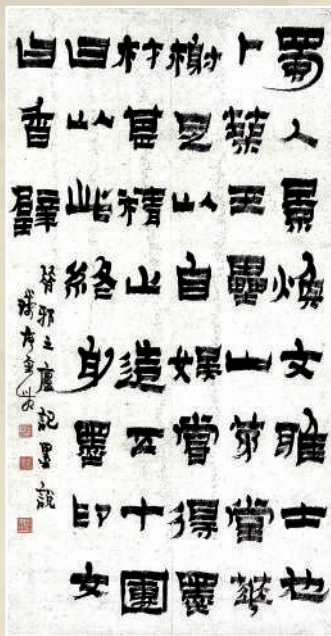


鈐印：西唐之印、高生老、隱安

茅堂小景中籬笆院落，柴門洞開。院內老樹參天，藤蘿纏繞。院中二人相對，一拱手作揖，似是訪客；持杖而立，似是住家隱者。整幅畫構圖典雅，錯落有致，令人回味。

題識：蓮界慈雲共仰袂，秋風離落扣禪絲。登樓清聆市聲遠，倚檻窺鳥夢閒。疏透天光明似水，密遮樹色冷如山。東偏更羨行庵地，灑詩筒日往還。彈指閣成作圖。請倚青四兄先生和正，世愚弟翔。

金農《隸書墨說》



鈐印：金農印信、壽門、百研翁

此幅書法以濃墨側鋒書寫，結體古拙醇厚，融合了漢隸、北碑的筆致和氣韻，其特點是橫筆多為豎起筆，撇筆長而飄逸，捺筆短而粗鈍。

釋文：蜀人景煥，文雅士也，卜築玉壘山，茅堂花樹，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

墨印文曰香壁。昔邪之盧記墨說錢唐金農。

閔貞《八子嬉戲圖》軸



題識：正齋閔貞畫 鈐印：閔貞、正齋

此圖描繪八個小孩圍成一團爭看花燈的情景，神態專注而傳神，寫盡孩童的天真爛漫。人物布局集中於全圖的下方，層次分明，密而不亂，上端空白，正是中國畫中「疏可跑馬，密不透風」的構圖方式。用筆樸拙，墨氣淋漓。

圖片：主辦方提供

藝術賞析

目前存世的「揚州八怪」作品數量近2000幅，而正在旅順博物館展出的「見怪不怪——揚州八怪書畫精品展」，則雲集了66件「揚州八怪」書畫精品。策展人、旅順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閔建科表示，展覽中的高翔《彈指閣圖》、金農《隸書墨說》、閔貞《八子嬉戲圖》軸等都是罕見的藝術佳作，展期至4月11日。

鴻儒弄筆 淡泊名利

「揚州八怪」多數都有較高的文學

修養，工詩善書，為時人所敬重，往往成為貴官富商的座上賓。高翔早年受石濤指點，書畫有石濤遺意；金農和陳撰都受教於著名學者，皆舉「博學鴻詞」而不就，晚年學畫，率意點染，即成妙筆；汪士慎嗜茶守貧，晚年失明仍能筆耕不輟；邊壽民結茅葦際，為雁傳神，人稱准上高士；李薊以詩畫受知於盧見曾，危難之際，不離不棄；楊法善書，蒼勁古樸，在許多揚州名園中留下了印跡。這些飽學之士淡泊名利，不以仕宦為正途，而以詩文書畫相砥礪，在人品

和藝術上都堪稱典範。傳統文化中宣導「學而優則仕」，「揚州八怪」中鄭燮等通過科舉考試或薦舉等方式，幸運地進入仕途，並期待有所作為，但經歷宦海沉浮後，又輾轉揚州賣書鬻畫，在藝術上開創了新的事業。譬如高鳳翰曾官欽縣丞、泰州鹽分司，遭誣被訟去官。後久寓揚州，與金農、鄭燮、高翔、李方膺、邊壽民等相投契。乾隆二年，55歲的高鳳翰右臂病廢，更號「後尚左生」，改以左手作書畫。

與之經歷相似的李方膺，以父蔭授山東樂安、蘭山知縣，因得罪上司被捕入獄，乾隆元年獲釋，官復原職。後在安徽繼續任官，仍不善逢迎，被誣罷官。去官後寓南京，常往來揚州賣畫。高鳳翰和李方膺，一個愛石，一個愛梅，在他們的筆下，石的堅凝與梅的清瘦，都堪稱藝術家正直倔強人格的寫照。

布衣匠心 不落蹊徑

八怪中的黃慎、羅聘，出身貧寒，終身布衣，以賣書鬻畫為生。相比金

農、鄭燮等，二人的繪畫技藝更加成熟全面，山水、花鳥、人物寫真，都能不落蹊徑。黃慎青年時，學習勤奮，因家境困難，便寄居蕭寺。善畫人物，早年多作工筆，後從唐代書法家懷素真跡中受到啟迪，以狂草筆法入畫，變為粗筆寫意。多以歷史神話故事、佛像和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為題材，也畫流乞丐、繡夫、漁民等，衣紋線落，免起鵝落，變化多端，往往寥寥數筆，即能形神兼備。